

書名 浪史四十回 鈔本  
撰者 明 風月軒入玄子 撰  
卷 冊七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93  
編號 D8650900

# 冊七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0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9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浪史四十回 鈔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浪史

第一回

雲情傳今朝演說

風月事千古傳流

風月軒又玄子著

詩曰

紫泉宮殿鎖煙霞

欲取蕪城作帝家

玉璽不緣歸日角

錦帆應是到天涯

今腐艸無螢火

終古垂揚有暮鴉

下若逢陳後主

豈宜重問後庭花

揚揚問



小說

清史

自第三十七回  
至第四十回

双紅堂  
小說  
93(11)



科 2025-7

三十七回

司農舉意贈嬌娘

浪子月下遇鶯

集唐 七言律

高窓曲檻仙侯府

捲簾羅綺艷仙桃

纖腰怕束金蟬斷

鬢髮宜簪白燕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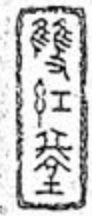
愁傍翠娥深八字

笑迴丹臉利雙刀

無因得荐湯臺夢

頓拂餘香到組袍

話說一日鉄木朶魯走進房來對着夫人道吾如今  
百萬家貲也都要與梅生連你也要付與他了夫人



驚道：這是怎的意思？鉄木朶魯道：吾欲辭穀入山，以修黃老之術。前日吾辭官謝職，即此意也。夫人道：小年紀說甚的話兒？吾只是生死也隨着你便了。鉄木朶魯道：你青春年幼，莫蹉過了。吾是過了一個夫人，你比吾不同。况吾此意已堅，甚勿推阻。便叫了鬟請着梅相公來。不一時，只見浪子來了，三個坐定。左右獻茶果。鉄木朶魯道：吾弟年少才高，久後必然大責可掌吾家貲。這個夫人也隨着你，不肖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你可連請賢婦過來，一齊交付。浪子

驚謝道：兄長怎的舉此念頭？更有相付賢嫂之意。這爭決不敢奉命。鉄木朶魯道：賢弟勿違此意。吾意決矣。當下浪子推托不過，只得應了。鉄木朶魯即便點下船隻，着幾個院子侍女跟隨浪子回家。接李文妃當下浪子回到家中，李文妃接着兩個寒溫過了。浪子將那鉄木朶魯要把家貲與這夫人交付，着幾個院子侍女迎接。一、說了，文妃笑道：這事最好，更有這夫人你也有趣。吾也有伴，豈不妙哉？浪子道：難得難得。吾只恐你醋，却倒喜歡。真箇可敬。文妃道：如人

家作醋、是欲独占男子、只恐分却雲雨去耳、又道陸妹已死了、浪子打驚道、怎的便死了、可惜、  
當下便叫隨來的院子侍女拜見了、稟道便請相公娘、擇日發船、恐老爺家裡盼望、當下即便收拾行李、下船、家中着幾個院子、管守分付道、吾不日便回者、即時登舟、行不題、一日天色已晚、駐劄舟子說這傍、豈只有二三十多人家、此日正八月十五夜也、秋月正圓、萬籟俱寂、浪子對看文妃道、好個明月、我到岸上一步便回、語畢隨步上岸、興致端、不覺的獨自

走了里許、却遇一大石橋、巍然高聳、浪子道、好大橋、

不免登臨、玩耍一回、便歸舟也、浪子移步上橋、只見

對橋有一大林樹、梢俱出雲霄、樹中有一庄門、張起

一對紅燈、浪子道、這裡却有人烟、但不知是甚的人

家、好風景也、呵、道未罷、只見兩個安童、走近前來、問

道、來者莫非錢塘梅相公乎、浪子自疑道、怪哉、怎的

認得咱家、便應道、只俺便是、你是甚人、問我怎的、童

子道、主人翁候之久矣、浪子道、你主人翁是誰、童子

道、請相公進去、便知端的、浪子舉步走進庄門、見一

婦人與一老者出迎過了重門，至中堂行礼，分賓主而坐。茶再獻，浪子道：「不肖不識尊顏，不知先翁姓氏，有失瞻仰。今蒙呼喚，不知有何台旨？」老者道：「某非先人，乃唐時人也。老夫姓鄭，名恒，字行甫，皇訣太常寺愷律郎，指着婦人道：「此寒荆，乃博陸崔氏，即俗所稱鶯、是也。浪子久聞鶯、之名，便舉眼偷視，姿容豐美，直是奇艷絕倫。年似二三十多少者，便問夫人青春幾何，乃爾婦仙。夫人道：「氏年七十有六。大中九年正月十七日病終，與行甫合葬魏縣浪子驚訝不已。」

自思道：「奇哉怪哉！怎的許多年紀，恰似三十多歲者。吾聞武曌年八十一，還似三十多年紀，大抵尤物想類如此。但今渡與鄭恒，稱夫婦者何也？肚裡驚疑不定，正是。」

可憐緱嶺登仙子

猶自吹笙醉碧桃

畢竟這是甚的緣故，且聽下回分解。

文妃曰：「婦人作醋，是欲獨占男子，可謂不醋矣。如今有一男子，亦不醋，謂婦人曰：「爾之欲猶吾之欲也。噫！這男子配得這女子。」

第三十八回

博陸崔氏洗耻明冤

鉄木朶魯棄世歸山

集句 七言律

起看天地色淒涼

人間惟有鼠拖腸

漢朝冠蓋皆陵墓

魏国山河半夕陽

無情不似多情苦

塵夢那知霍夢長

儂今踏破三生路

莫向人間惹火坑

當下浪子雖是疑異、却不敢問、那老者道、今晚屈過先生、非有別故、只為拙荆明冤故也、浪子道、願聞老

者、便對着夫人道、夫人有心、迄今可說明、夫人不覺

淚下再三、若怨恨自羞狀、行甫道、你須言之、何必淚

下、夫人道、自幼毒身、頗識幾字、粗能詩賦、畧有姿容、

與元稹從母兄妹也、元稹竊見心甚悅之、便多方謀

我、守堅貞、嚴拒絕之、便與老母求姻、老母已許行

甫矣、彼特勢不可回、元稹含怒、便作會真記、有所謂

鶯、張生事也、遂使賤妾德行喪敗、殆盡、至有崔氏

寄書往京、張生目之為妖怪、為尤物、以相拒絕、嗚呼

特崔氏不欲耳、汝且謀之不暇、忍拒絕乎、誣妄不經

言之可笑傳至于今、實王甫篇成西廂雜劇、鬧漢卿  
續上成親一段、置行甫于死地、伶工戲押畧無廉耻、  
文人之名安可勝窮、冥司此戒甚嚴、業已付之獄矣、  
但世人傳誦習以為常、盛談張生鶯、故事賤毒不  
無含愠、謹此相聞、敢求明寬、浪子道聞夫人之言、洞  
明肺腑、此真千載不白之冤、不肖當為明之、但不知  
后土之帝即洞賓之牡丹、信有之乎、夫人道后土隱  
訊則天、牡丹漁樵浪言、彼是神仙、豈有此事乎、浪子  
道敬聞命行甫、遂先生名登仙府、屢有奇緣、先生當

為狀頭、不無陰損、但可至出身、今為拙荆洗明心事、  
當令君世、爵祿無窮、言訖茶三獻、浪子告別夫人、  
道本合留款先生、但陰陽異路、且舟中盼望良久、謹  
有玉鳳簪一枝、聊以見意、浪子接過視之、約有尺餘、  
即便拜受相別、至橋回顧庄院、已隱不見、浪子驚訝  
不已、自覺香氣滿衣、走回舟中、文妃道你那裡走來、  
四路沒有踪跡、處浪子把遇鶯、的事與鶯、的言  
語述了一遍、拿這鳳頭簪度與文妃看了、文妃亦自  
驚訝、當下月已墜西、即叫衆人開舟、望淮西進發、不



一日到了濠州，鉄木朶魯與安哥夫人登舟迎接，同至家中，分賓主坐定。當日大備筵席，鉄木朶魯舉酒道，謹告賢弟婦，不肖欲棄家入山，特以家貲與這夫人付托舍弟，不知尊意若何。文妃道：只憑尊意裁度，妾婦人耳，不敢知。鉄木朶魯道：可謂賢良極矣。便着安哥在文妃肩下，與浪子行夫妻禮。浪子推讓再三，方始應允。當下李文妃又推安哥在肩右，安哥道：以先為正，妾乃後進，願居次室。情理俱安。文妃道：此尊嫂也。當居拙大之止。今拙夫既為夫婦，已僭妾矣。賤

妾焉敢居上。况夫人為貴人，妾寒微卑陋，願居次兩。個推讓不決。鉄木朶魯道：如今不要分正次，只以姊妹相稱便了。當下寫出年庚，却是安哥為姊，文妃居右。其餘侍妾分列兩旁，衆人舁出四箱，俱是帳目。又二箱俱是金銀寶玉珍珠琥珀，應有古器帳目，交付畢。左右進酒，一酣，浪子把過一盃，司農飲了。安哥也把一盃，不覺淚下如雨，拜道：司農，你竟放我去也。司農道：非不欲與夫人共守百年，奈吾立性已定，你好好伏侍吾弟。日後決然大貴，切勿懸想吾也。言訖飲

了這盃安哥淚如湧泉左右亦皆飲泣次文妃也把  
一盃、司農即便離席頭帶送巾身穿皂衣腰束黃  
絲足踏布履騎着一疋奔雲馬長揖而別飛奔西去  
莫知所之浪子安哥侍妾無不流淚沾襟當下有幾  
個養娘俱來勸止收了筵席衆院子俱來參見浪子  
一、分付安置不隔一日浪子將家贖盡數收拾回  
家不題正是

惆悵溪頭從此別

碧山明月照蒼

畢竟後來三人又是怎的結果且聽下回分解

閱此書鸞、方有起色

司農出贈嬌妻可謂難得矣夫人謙遜居下不可  
謂非難得也至于文妃不醋非真難得乎三個難  
得總成浪子受用噫難得者可多得乎

第三十九回

錦帳春風

計謔歸湖

集唐 七言律

巫峽迢、舊楚宮

百葉雙桃晚更紅

落月低軒窺燭尽

故伴仙郎宿禁中

浮生盡恣人間樂

春光懶困倚微風

仙家未必能勝此

何事吹簫向碧空

話說浪子回家，兩個夫人各自一房，這些侍奉也各有房，每夜周流三人如膠似漆，安哥文妃也勝似姊妹一般，不覺又是一年有餘。一日正是暮春，天氣不涼不熱，至晚安哥春色困倦，脫了衣服，蓋着被已先睡着。文妃揭開帳幔，徑徑的去了被兒，只見雪白樣可愛的身兒，便去將一個京中買來的火號角帽兒，兩頭都是光的，如龜頭一般，約有尺一二長短，中間

間穿了絨線兒，繫在腰裡，自家將一半拴在牝內，撲蓋上去，將安哥牝戶中，叫了鬟吹滅了燈燭，盡力抽送。安哥夢中驚覺，口中罵道：浪子真王伯你兀的夤夜劫人，文妃也不應教，只管紆住一面親嘴，一頭抽送，兩個俱各動興，鬧了一更。浪子叫小了鬟，拿着燭兒，揭開帳幔，安哥反道：是文妃道妹，你莫不是奪吾夤情。文妃紆定將安哥腮邊一口道：心肝兒，不安哥笑道：兀的倒是你弄得我好，也你是女人，倒像得男兒。好文妃拖着浪子道：你如今真浪子去。

毡他一會浪子便與安哥兩個大戟這安哥一會不能煞得情興却被浪子將真柄兒一闹四肢都不能勾自定了叫道還是心肝真卵兒有趣毡死奴也兩個闹到二更纔洩了文妃道你如今也與我做一會兒將浪子塵柄弄硬了安哥坐起文妃跌在安哥懷裡把一對金蓮豎在浪子肩上將塵柄投進去盡勢抽送文妃幹到妙處將腦兒向後橫鑽去安哥抱住文妃也親一個嘴道妹兀的熬不過放尊重些浪子對着安哥道你不要笑他也叫你一個不脫空便

取一個水銀玲兒推進安哥陰內依舊墜股坐了文妃也依舊坐在懷中將腰背兒推住玲兒那時浪子將文妃雙脚也依旧墜在肩上着實抽送那文妃幹得有興一個身腰不住的推紐這玲兒內都是水銀最活動的但是文妃腰兒一動這玲兒也在安哥戶中就如塵柄兒不住的搖動當時三個人見浪子也啣、呀、文妃也啣、呀、安哥也啣、呀、三更闹起直闹到五更方止三個紐做一堆向那挑燭的了鬢道易了我枝油燭了鬢道自始至今已三換手

矣浪子笑道兀的便許多時也吾三人好不快活也  
呵安哥道這個極好文妃道姐、沒有妹、起首也  
沒有這般快活事當夜三個一枕睡着不題自後時  
常如此不覺又過了二年這浪子已登黃甲賜進士  
出身浪子也不聽選告病在家受用春夏秋冬一年  
四季無日不飲無日不樂又娶着七個美人共兩個  
夫人與十一個侍妾共二十個房頭每房俱有假山  
花臺房中琴棋詩畫終日賦詩飲酒快活過日人都  
稱他為地仙一日浪子對着兩個夫人道吾如今有

千萬家貲身為進士富貴極矣名色滿前絲竹滿耳  
穀色備矣物極則反安能終保其有今日不如聚了  
金銀泛舟而去做個范蠡豈不美哉文妃道還是與  
朝廷建功立業受享榮華庶不枉了一生浪子道咳  
世味不過如此天下事已知之矣何必吾輩主特易  
云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  
身達人明炳幾先愚人濡首入裊庸人臨難而走詩  
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文妃首肯再三安  
哥道嘗聞之司農有云千古以來未有今日不成世

統吾做甚官但吾亦元士人也豈得有所議論今謝  
印歸休山林養僻庶成吾之志妾聞此言心甚服之  
為今之計泛舟而去此為上策挂冠歸鄉日置歌兒  
舞女以自歡娛如唐之樂天然留姓氏于人間揚輝  
之祖人所難測中策也不然執掌王事奔走風塵受  
制于人策最下文妃道一人而蓄千金則千人謀之  
一人而蓄萬金則萬人謀之世態冷涼不肖有勢而  
進賢才無力而退不肖倖進而欺人賢才偶屈而受  
辱何不高蹈遠舉者得在世味中走也浪子道成吾

志者汝二人也便謀歸湖之計不題正是

脫却朝衣便東去 青雲不似白雲高

畢竟不來怎的計結且聽下回分解

賢哉二夫人可謂千歲哲物卓哉鉄木朶魯可謂  
豪傑之士

趙孟頫以宗室視夷狄觀此當愧死矣餘不必言

第四十回

石湖山司農渡世 皤陽湖彥卿顯英

集唐 五言律

世事終成夢

生涯半欲過

白雲心已矣

滄海意如何

藜杖全吾道

榴花養大和

悠然小天下

清磬隔微波

話說浪子計定歸湖、分付家中安童院子、梅香使女、願從者去、不願者聽、積聚金銀寶物、共有四舟、望湖中去、揀擇深山藏跡之所、一日却遇一山幽僻絕倫、浪子道、此山甚雅、可以藏身、但不知此名何山、正說間、只見一仙翁、綸巾羽扇、飄然而來、這不是別的、便是

是鐵木朶魯各、相見畢、浪子道、久別尊顏、不意復遇半容神彩、比前更勝、豈非得道者歟、但不知謂何、却在這裡、司農道、這山是吾修行的所在、理亂不聞、紅塵遠隔、真仙境也、某今功成行滿、且聳騰上界、故使賢弟來此、你原名登仙籍、這些夫人侍妾、都是天上仙姬、共是一會、你在這裡、可以避禍、亂出死生矣、後會有期、慎宜珍重、言訖而去、浪子即居、是山自号石湖山主、称西夫人為石湖山君、遂與塵凡相隔、至順九年、浪子有族侄、偶過瞞陽、天清地寧、忽然波濤

白湧、其人驚恐、不知所止、自分必死、頃之推一山來、  
萬仞壁立、境界非常、中有樓臺殿閣、奇葩異樹、見有  
一少年、被錦繡綸巾、揆數十妃、嬪俱絕色、飄然御風、  
少年執拂而指、送舟中、子豈非錢塘梅生乎、應曰、然、  
少年道、吾乃石湖山主、抗越所稱梅浪子是也、汝為  
吾族侄、吾為汝族叔、汝知之矣、梅生方始醒悟、寧神  
定志、跪而告曰、不識大人仙降、有失迴避、求救殘生、  
山主道、非有相難、吾有言語囑汝、錢塘之北有一孤  
塚、其碑曰、潘氏之墓、向為兵戈所殘、棺角已露、子歸

掩之、左手走過一妃、年可二十多、少、姿容絕世、付下  
白玉筆管一枝、送子為我掩其棺木、以此酬君也、言  
訖、風雨迷昧、不知所之、有頃、澄定梅生、歸尋覓墓所、  
果露一角、便祭人從掩之、更立碑為記、視其管銘云、  
王管溶、可以定風、後有胡僧見之、曰、此定風石也、  
謹宜室之、後為強人所竊、不知所終、惜之、正是

碧樹如烟覆晚波

清秋欲盡客重過

故園千有如烟樹

鴻雁不來風雨多

度王管者潘素秋也、所謂生難配合、死得相從、潘



素秋歟

花案

浪子

花落水流紅人生大恨事梅生坐卧花中可無恨矣  
又能急早回頭陶朱泛五湖平仲入青城較之伏波  
馬革裹屍誰得誰失語云神龍見首而不見尾梅生  
之謂歟

鉄木乃魯

柳姬之識韓翃也一雙俊眼自出塵埃李王孫之以  
柳姬屬韓雄也以名色付名士飄然長往此胸中酒

脫已在人表區、世宙安能牢籠得他鉄木及魯產  
自夷虜乃知乱華之非好色富貴一旦與人走入山  
林豈非鷄羣之矯、者乎

陸妹

俊卿之有陸妹也猶陸陶之有董偃也文妃之有陸  
妹也猶帝后之有三思也得意可知罪案亦見陸妹  
曰但與住人一逞風流矣其鉄鉞之誅然則陸妹其  
愛風月而不顧名教者歟

李文妃

其人何如彼曰花、月、倚檻批吟毒矣不忍是其  
人其品何如彼曰但愛風流子安知名分嚴是其品  
噫遊人視之如宮內之花田兒狎之如室中之婦人  
羨田兒曰予惟梅相公好相識也○直待文妃作婦  
浪子一頭方遂不然寧非隔岸之花歟

番素秋

紅顏化為白髮虎頭健兒化為鷄皮老翁人共惜之  
噫猶可言也朱淑真才好而遇窮李夫人被遇而命  
短、世界真大缺陷素秋絕好佳人總遇同調遂爾珠



沉悲哉吾無可恨獨恨浪子命薄終不能婦素秋雖然以視生死睽違者又何如

安哥夫人

安哥有毛嫵驪姬之色浪子有潘安宋玉之容是以復有陳平之事噫鉄木棄擲才色如髯客可謂豪俠安哥願托英雄如柳姬可謂愛不如今愛才者多矣豪俠者可多得乎

王俊卿

美哉王俊卿可謂風流極矣始愛陸妹繼愛梅生陸

妹夜偷香不見其多梅生一夕歡娛每恨其少

趙大娘附女妙娘

百年旦暮白駒過隙其大娘中年喪偶一見才郎遂喪名節念情之常也但以生女侍人能無慘乎雖然得遇嬌痴子不顧其身遑惜其他

櫻桃文如

櫻桃雅慕墻花如恐失之文如女兼男淫占盡風流人以是短二毒也二毒曰花無百日紅春光誠易過有才如浪子安忍失之噫二毒真不減步氏非煙也

張婆子錢婆子

財最動人婆子家又最愛財浪子以是藥婆子二姬  
又受婆子藥也噫二婆子大壞事天下事多壞婆子  
手防閨門者能無鑑乎

春嬌春鶯紅葉

偷香竊玉不有其隙終難入門婢女在外則生獸心  
為獸行為獸行而主人苟非堅貞之女未有不併而  
混之也是故隙多在婢女



崔之鶯、全德之婦也埋沒千古得此洗明自是快  
事浪子平生多犯寘戒洗此不白之冤直令神天一

齊擁護

浪史跋

相傳梅生元至治人也梅生千古情人奇姿亦曠代  
無西冶客所以海淫梅生之謂矣雖然梅生情人也  
亦英雄人也歷遍情痴滿堂風月彌房中忽此范蠡  
歸湖之計英雄回首即神仙梅生回首是死大英雄  
又與死為比文用之匡扶社稷安否不為鹽梅舟楫  
意者有見夷狄飛華奄臨中丞舉世皆非不忍屈膝  
毛首風月閑吟寧死陶潛述酒之意歟論者望天下  
事盡情為也梅生之情不用之忠君濟時僅用之閨

方牖慨咸共惜之嗚呼是又烏知梅生者被云天下  
事已知之矣寧必吾輩之持是真梅生矣吾將以此  
論梅生題梅生復起不易吾之也

又玄子跋



天  
地  
人  
三  
才  
圖  
說

